



纽伯瑞奖
获奖作品



林少文译
库

〔美国〕奥代尔 著
林玉鹏 译

月光下的歌谣



Sing Down
the Moon

[美国] 奥代尔 著
林玉鹏 译

月光下的 歌谣

译林出版社

Down
Moon

RBN63/CS

I 712.84
1119

R3
S2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月光下的歌谣 / (美) 奥代尔 (O'Dell, S.) 著; 林玉鹏译.
-南京: 译林出版社, 2001. 1
(译林少儿文库)
书名原文: Sing Down the Moon
ISBN 7-80657-189-2

I. 月… II. ①奥… ②林… III. 儿童文学-中篇小说-美国-现代 IV. I712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78607 号

Copyright © 1970 by Scott O'Dell.
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McIntosh and Otis, Inc. through
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.
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© 2000 by Yilin Press.

书 名	月光下的歌谣
作 者	[美国] 奥代尔
译 者	林玉鹏
责任编辑	张遇
原文出版	Houghton Mifflin Company, 1970
出版发行	译林出版社
E-mail	yilin@public1.ptt.js.cn
U R L	http://www.yilin.com
地 址	南京湖南路 47 号 (邮编 210009)
照 排	译林出版社照排中心
印 刷	常熟印刷二厂
开 本	850 × 1168 毫米 1/32
印 张	5.375
插 页	2
字 数	55 千
版 次	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—8000 册
书 号	ISBN 7-80657-189-2/I·166
定 价	9.60 元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

1

那一年，春天早早地来到我们峡谷^①上面那高高的平顶山^②上。在鹿月，矮松^③抖落身上的残雪；暖风融化了积雪，蓝晶晶的水在树下汇集，流过草地，流下峭壁。远处的北方，峡谷的石壁紧挨在一起矗立着，你伸手便可以摸到它们。支支水流交汇在一起，蜿蜒往南流去，流过蜘蛛岩和失羊山，最

①这种峡谷的谷底常有溪涧流过。

②平顶山多见于美国西部和西南部以及墨西哥的干燥地带。

③矮松为生长在美国西部的一种松树。



后流过我们的村子，形成一个环状的大水湾。

春水来的那天是个美好的日子。

那天夜里我躺着没睡着，听见了第一阵潺潺的春水声。开始时只是轻轻的低语声，如风从我们玉米地干枯的茎秆中吹过的声音。过了一会儿，就像勇士们跳舞的脚步声。接着，它变成了震撼大地的怒吼。我几乎难以等到太阳升起来。

当东方现出第一缕亮光时，我匆忙走到外面，去看河水的奔流。我的父母和姐姐拉帕娜过去已经许多次看过早春的泉水，所以他们还在睡觉。

我独自一人，站在生长着桃树的果园中。真是奇迹，昨天除了光秃秃的桃树和大片大片的黄沙之外什么也没有，一夜之间一切都改变了，树木开始抽芽，黄沙深深地浸没在湍急湛蓝的水中。

我真想放声歌唱，我很想欢快地跳跃起舞，但是我却静静地站着，看着河水在开始变绿的棉白



杨之间流淌，因为我知道，人如果过分快乐就会倒霉，神祇不喜欢人用这种方式表示快乐，谁不服从，他们就要惩罚谁。他们曾经惩罚了我哥哥，他狩猎归来时他们让雷电击中了他。那天我哥哥射中了一头六角叉的鹿，他高兴得唱起歌来，因为他是那个夏季第一个射到六角叉鹿的人。闪电击中了他，他死了。

想到哥哥，我静静地站着，没有人知道我的心情，连我自己也很难做到。之所以很难，是因为既然春天已经来临，我将又有一次机会赶着羊走上通往平顶山的长长的小路了。

以前我曾有一次赶着羊去过那儿，那是去年春水开始流淌的日子，可是那一天对我却是个糟糕的日子。现在我又想起了那个春天，但现在我平静地站在这儿回忆，已经不觉得那么难受了。

去年春季的那一天，我快乐地走在往山上走



的那条小路上。一路羊铃儿叮当，羊儿穿着白色的冬装，急不可耐地要去春天的牧场。当我们走下小路时，羊群在草地上散开，品尝最早抽芽的嫩草头，好像它们一生都没吃过草似的，看着这些真让人觉得十分有趣。

整整一个上午和下午的部分时光我都很开心。后来，白云开始出现了，但是不久白云变成了乌云。那时我本应离开草场，赶着羊群从小路回家，好牧人都知道我当时该这么做。可是我却做错了，我等待着，以为乌云会散去，心想即使有暴雨也不会太大。

暴风雪并不小。开始只下了一些雨，我把羊赶入大齿杨树丛，躲避越来越冷的大风。后来，天开始下雪。

过去我从来没有害怕过，就是有也许只有一次，那是当我看见死去很久的祖父又在四处走动



的时候。那次也像去年春天的那个夜晚，天下着雪，刮着冷风。他从树丛中、从漫天飘落的大雪中径直向我走来，叫着我的名字。

那件事发生时我才十岁，现在我已经十四岁了，按理说我不应该感到害怕了，可是我还是害怕。我想，这时待在家中该有多暖和啊，我们的屋子有厚厚的泥墙，屋门很小，你只能手脚着地地爬进去。羊群待在大齿杨树下很安全，它们有厚厚的毛，不会冻坏的，第二天早晨我会回来。

我离开了羊群，沿着小路下了山，峡谷的谷底没有下雪。我从门中爬进了屋，父母和姐姐正围坐在火炉边，见我回来他们仔细打量着我——看着我沾满泥的双脚、淋湿的衣服和落满雪花的长发。他们明白出问题了。

我的姐姐拉帕娜说：“我们看见了暴风雪在平顶山上聚集。”



拉帕娜只比我大两岁，但从她说话的神态看，她似乎比我大十岁。

“我们以为你会在暴风雪到来前回家的。”我父亲说。

“羊在哪儿？”我母亲问。

她之所以想到羊是因为羊是她的。在我们这个纳瓦霍人^①部落，羊主要归妇女所有，因此，她首先想到羊是对的。

“它们很安全。”我说。

“在什么地方？”拉帕娜问。

“我一直在听，”我母亲说，“可是我没听见羊铃的声音。”

尽管他们不知道原因，但他们都知道我把羊扔在平顶山上了。

^①纳瓦霍人是散居在美国新墨西哥州、亚利桑那州和犹他州的北美印第安人。



“羊在大齿杨树丛中。”我说。

“你因为害怕才把羊扔下了，”拉帕娜说，“暴风雪把你吓坏了。”

我母亲什么也没说。她从火堆旁站起来，找出两张毯子，她把其中的一张披在自己肩上，给了我另一张，然后她出了屋，我跟在她身后。我们涉过小河，登上了那条上山的小路，平顶山上雪还在下，可是羊儿呆在大齿杨树丛深处安然无恙。我们清扫出一块地方，在靠近羊群的地方坐下来，用毯子紧紧地裹着身子。这是一个漫长的夜晚，因为我母亲没跟我说话。

第二天早晨，我们赶着羊群沿着小路下了山，然后蹚过小河，把它们赶进了树枝围栏。一路上，我母亲还是没和我说话，她后来也从未提到过那个夜晚，而且在春季剩下的日子以及整个夏季和秋季，她从不让我把羊群赶到平顶山上去。

现在,又一个新春来了。我迫不及待地期望着
母亲醒来,请求她让我赶羊上山。





2

我没有等很久，也没有必要告诉母亲，说又一个春天已经来了，我想赶羊上平顶山；我也不必告诉她说，在两个春天之间的日子里我已经懂得了一个道理：一个牧羊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丢下羊群、让它们独立生存，不论是由于害怕暴风雪、害怕野兽，还是别的什么原因。当我从河边回来时，她正等在树枝围栏的门口。

“大齿杨树丛另一边南方的草更鲜嫩，”她说，“虽然这些草很细，水分过多，但吃了一冬的



牧豆^①，羊儿会觉得它味道鲜美的。”

她给我一长条干鹿肉让我中午吃。当我把羊从围栏中赶出来、涉水过河时她在一边等着，当我到达那条小路时，她向我挥挥手。

通往平顶山的小路很陡峭，顺着长满树木的洼地向前延伸，然后不断地迂回曲折。这是出峡谷的惟一一条小路，约有两里格^②距离，我们部落的男人外出打探消息和打猎都走这条路。因为小路陡峭，所以从西边来的战士袭击我们峡谷时，这儿很容易防守。

当太阳在东方升得有一根长矛那么高时，我们到了平顶山，比村里别的女孩早了许多，这使我感到很高兴。羊儿吃着短草的嫩头，我的狗坐着监守着，这时，白鹿赶着她的羊群从小路走过来了。

①牧豆是一种作饲料的植物。

②里格是旧时的长度单位，一里格约有三英里。



我微笑着欢迎她，这是我的权利，因为我是最早到平顶山的。当南边草场上大部分草的嫩头已被羊吃掉之后，奔鸟才姗姗来迟，我们两人都微笑着同她打招呼。

中午时分，我们三个一起吃饭，羊群则悠闲地吃着草。

“你们听说了吗，”奔鸟说，“双胞胎兄弟病了？”

“他们总是生病。”白鹿说。

“他俩都没有一点力气，”奔鸟说，“如果只有一个兄弟、而不是两个，就会明智一些，力气给两人是不够分的。”

“你结婚后想不想生双胞胎？”白鹿问我。

“我从来没想过这件事。”我回答说，可是我没讲实话。

“她一直想着这事。”奔鸟说。



“她太瘦，生不出双胞胎。”白鹿说。

她们在跟我开玩笑。我并不瘦，而且吃的多，姐姐说我吃起来像个男人。但开这种玩笑是我们的风俗，就在昨天我父亲新得到一匹马，当他跳上马背，自豪地骑着它来回走着炫耀时，我叔叔笑起来。

“你的脚都碰到地了，”他说，“要么是你这匹马的腿太短，要么是你的腿太长，亲爱的哥哥。”

我们喜欢像这样开玩笑，因此我对两个朋友说我的话并不生气。我想了几句话回敬她们，但我还没来得及说出口，奔鸟先说话了。

“很可能我们的朋友永远也不会结婚，”她说，“谁愿意要一个胳膊像棍子一样的姑娘呢？”

“唉，”白鹿说，“某个穷人可以娶她。他要让她吃得少，认为他穷不穷无所谓。”

“更有可能的是他要让她妈妈拥有许多羊。”



奔鸟说。

“对，大多数小伙子梦想找到拥有许多羊的丈母娘。”白鹿说。

“但是我认为高小子不是这样的梦想家，”奔鸟说，“你怎么看呢？”

我是个健康的姑娘，心灵手巧会编织，但我不像这两个朋友那么漂亮。许多人以为，高小子父母希望他娶我的惟一原因是因为我母亲有许多羊。

“别人怎么想没关系，”白鹿说，“高小子只会因为她既漂亮又听话而娶她。”

“而且吃得这么少。”奔鸟说。

我的羊在附近吃草，我听着它们的牙齿啃断长草的声音；我抬头看着蔚蓝的天空，倾听着远处流水的声音。我的朋友等着我的回答，她们希望我说说高小子，第二天早晨他将和我们的勇士一道骑马西行。



白鹿对我的沉默感到不耐烦了。“高小子很勇敢。”她说。

“有时他过分勇敢了。”奔鸟说。

她们撺掇我说话，可我还是一言不发。过了一会儿，我站起来，捉住一只离群的羊，把它赶回羊群。当我再次坐下时，我的朋友正在窃窃耳语，从她俩的举止神态看，好像我根本不在场似的。

“在犹他人^①的地方，姑娘们长得很美。”白鹿说，“我听我父亲和兄弟们说的，他们去过那儿。”

“说的对，”奔鸟说，“有一次我见过一个从那儿来的姑娘。那时我还小，但是我一直没忘。”

“也许高小子会带一个回来。”白鹿说。

“很有可能。”奔鸟说。

我把膝盖抬到下巴底下，下巴搁在膝上，看着

^①犹他人指居住在美国犹他州、科罗拉多州及新墨西哥州的印第安人。